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三

臣朱國禎輯

仁宗昭皇帝

上在東宮監國永樂七年六月甲辰左都陳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阜隸葉轉等四人銀各四兩請下貞獄監國曰貧賤乃爲阜隸亦有銀致賂耶無罪者勿枉其審實行之數日貞妻擊登聞鼓陳訴御史遣獄吏至家傳人之言索首飾銀納贖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潔且家陝西素貧今始仕未嘗有餘貲製銀首飾也乞爲辨理監國曰此定獄也吾初固已不信

必出法司鍛鍊命吏部尚書蹇義會府部大臣審之
義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者惟阜隸葉
轉已恊掠不勝詢貞等不至之故轉曰貞及阜隸三
人皆咎歿三日矣問貞未歿時承伏受銀否曰惟不
承伏故備極楚毒以歿曰爾以何罪曰御史袁綱單
琦誣轉等以銀賂貞得早遣就役轉四人皆貧民何
自有銀賂貞如有銀當賂縣吏不遣爲隸京師矣問
事所起轉言在獄時聞貞云袁單兩御史嘗俱至兵
部索阜隸貞猝未有以應御史適見遣轉等四人就
役遂托風聞與此獄彼三人已啣冤同貞歿轉雖不

歿去歿一聞耳言已悲慟號寃義等以聞召綱珩而詰之皆承伏於是給事中耿通等并劾瑛罪 監國曰瑛大臣蓋爲下所欺不能覺察姑置之綱珩敢縱私殺人其械繫之并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誅之

○八年五月甲午給事中陶琿有罪下獄時琿啟其鄉二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賈於外 監國曰爾以是爲

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牘防閑欺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怵威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汝言而瑣瑣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召匠訊之則返還後滿將歸暫賈以給路費其

家居與璋隣素有私忿蓋誣之遂下瑋獄

○十八年十月乙卯 皇太子赴召過滁州登瑯琊山
指示學士楊士奇曰此薛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
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
蓋 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
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
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爲其所
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丙寅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望

仁祖純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

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既退陵下耆老
進謁悉賜酒饌慰勞之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
從容與語至夕加賜優厚已而顧士奇等歎曰知當
時事者益鮮矣

○己丑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
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邇金傾什不治
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賜鈔召鄉之耆老問所

苦具以實對報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

執中
肅州

人長身美

示藥中刑部主事識獄平允歷山
東右布政正直勤慎陔浙江左布政老致仕卒

來迎

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之處已奏停今年秋稅 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餓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吾見 上當自奏

○十九年正月辛卯 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言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進保上奏牘每至以殿下過失上聞然皆妄言也今宜疎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吟 至道旣不信之我又可此人計較耶卒寘之

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內侍黃儼江保敷造危語
東宮 太宗皆不聽 皇太子召大學士楊士奇語
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 至尊聖明尚得在此
哉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監國謂刑部都察院臣曰軍
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
陳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不實雖平民終無罪然道路
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
事悉發遞按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
家有罪者送赴京

大綱記
卷七十三
八月十五丁巳 上卽皇帝位

○壬戌錦衣衛指揮使王佈等奏比來上直較尉嬖失所懸銅牌 請治罪 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甲子 上以文官員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

勝且諸司在內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從公體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吏部自今宜精選勿濫

○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衆而蕘薪往往取給十數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尚書李慶奏曰盍惟聽官府採用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

禁樵採餘勿禁

○中軍都督府奏歷事監生七人令考所治吏事皆勤
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
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
道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
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
考稱者仍命選監進學俾錄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
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
以滿日例應選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
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

國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言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壬午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貪穢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

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乙酉靈山衛指揮張忠過其定取民女子爲妾蓋女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賞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訴于官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放言義不可易人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仍歸先聘之家如忠不知卽不坐

○丁亥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

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不論巨細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卽行之庶幾少紓人困

○庚寅諭鴻臚寺卿楊善等曰朕初卽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遠者無繇盡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卽皆引見朕親問之庶幾可悉下情

○壬辰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上覽奏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且降勅獎諭之物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于懷已勅所司施行惟卿忠愛之

誠嘉念不忘特茲獎諭想宜知悉勅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煩寵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懼言出獲罪所當獎掖以導之古人尚買功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哉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矜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俾牧養乘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丙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六科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

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兩澤奏章乃積於
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六科收貯是欲上之
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兩
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又諭之曰爲近臣當究事理
恤民難毋徒苟應故事也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余劾致銀圖書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繆仍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
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
之務重須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
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

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
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
等頓首受命

○十月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緒宅於京師彥緒數來朝
皆館於民 上聞之頓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
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遂命工部賜宅仍與一品金織衣

○甲辰諭禮部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寡寡
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屋敝壞肉粟布絮
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恬不留意爾禮部嚴議

約之令謹視宜施實惠毋致失所

○庚戌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思者亦進題本掩姦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弊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乙卯諭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

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
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
詔舉賢而奉行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
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繇而理生民何
繇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使沙籠加及頃目亦失哈等來
朝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
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累來朝今尚爲千百戶者其
心必不安矣彼旣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
忠誠不患無官職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

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
官職當爲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
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
官亦非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
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
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合寃地下
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囚獄求生道者天有顯
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五部通
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楊前諭曰此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咸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甘爲酷吏不知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刑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庚申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養兵必使平時衣食不乏無嗟怨之意則緩急用之得其力今遠戍者勞勤操練者亦少暇守衛者常不得下直間有餘丁亦別有差遣不得息在營婦女幼稚無治生者而月糧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豈能無嗟怨宜如洪武中例

月給一石慶曰如此恐百姓餓運不勝其勞 上曰
古者寓兵於民一有調發民間騷動今之民平時雖
有養兵之勞而調發之際免於荷戈被甲晏然安居
田里以此較之未爲甚勞慶叩首謝遂召戶部尚書
郭資諭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給米五斗可
贍今都於此此曹多有家屬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
運輸固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
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爲
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
年太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

增給

○丁卯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論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較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本經四書之義不在文詞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卽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葢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譽進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諭禮部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

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克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充貴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癸酉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

重罪

○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剛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有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事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廉貪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興兵者或部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

防禦仕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衆

史所尚中

恕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則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卽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爲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

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勿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塲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

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論工部臣其二處所積除足歲川外餘並以蠲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勤法祖宗所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國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皇祖間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述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蒸土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

者朕寤寐不忘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子及弟姪

○壬午韓王冲城襄陵王冲鍊鄭平王冲炆各獻詩頌
上覽畢示侍臣曰韓王兄弟文詞皆有可觀亦其資
性聰敏務學所致王者之學雖不在文然能爾心於
此不役志於他斯亦可尚遂賜勅獎諭曰覽王詩頌
詞明理暢足見勤學好文之篤誦之至再嘉歎不已
諸弟皆有淳篤明敏之資自今益潛心載籍用志古
之賢王使東平河間不得專美前代豈不偉哉賜白
金鈔幣有差

翰林覆奏內侍馬騏傳

旨復往交趾

上曰步安

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茶毒軍民乎交趾
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部
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閣百方請求左右爲
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癸未遣御史楊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
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
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
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
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

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
白其實以間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
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
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
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法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甲申延臣奏舉官者 上諭之曰君以求賢爲務臣
以薦賢爲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所
用然天下之大其間豈無庶幾卓夔顏曾之徒誠得
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爲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
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言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
今以薦舉至者必試而用之

○丁亥 上聞京官誥詞領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郭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
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郭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
昔當極言朕見前代人主有 履帝位輒自尊大惡
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默然取
容或賢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
圖且至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至禍敗
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同心庶幾可

以共圖治安遂取五人誥詞御筆增二語云勿謂崇
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
勉之士奇等皆誓首領聖德誓圖自勉

○辛卯論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
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慕善於漢之
屯田昔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甚至但後
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効所在儲
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夫其今天下衛
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
法

○丙寅學士楊榮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曰
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
今賜卿綵幣一隻寶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己亥少傅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
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
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股肱之臣
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
言今覽所奏朕甚欣喜足副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
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

卿特餉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實章
存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庚子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
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
文字來甚慳朕心上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
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 上曰然昔云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羣臣所言有悞
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
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
未知之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十二月甲辰 上諭吏部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
欲其成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
器何能得正北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
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
繇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
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
得人自今慎重其選

○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
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

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有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疾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垂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辛亥書各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

部尚書寒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十米三錢外戶不用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

於武英殿南廊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
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盡識之又不可
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爲臣
有善而上忘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亦誰肯自戒
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
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兩序朕得閒暇觀之以
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
卿等更須用心以副圖治之意

○甲子湖廣等布政司左叅政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
事 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

治賢否比來言者多舉末節細務而於民情吏治鮮
及之蓋文具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
有體國愛民之心宜爲朕舉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
稱爾之職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
淮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良不
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
從呂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
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爲德
人君以安民爲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所以相成其
功朕祇紹鴻圖仰惟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
惓體天爲治剛位之初苟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
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
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責亦爾文
武羣臣之責尚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
布政司受任方隅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
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
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樽節凡

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
休息以寬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
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讓成風匹夫匹婦
咸得其所斯為稱職咨爾武臣都府掌固之軍政都
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圉各有信地其悉心修力以衛
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
必堅利城堡必修繕糧芻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
必謹以備使奸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
軍士為本恤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為稱職
至於風憲為朕耳目朝政闕佚吏治得失軍民利病

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
不舉人咸樂生斯爲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
勉於修德爾尚勵於忠貞弼成治化以繫斯民於雍
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格存戒飭不以
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
以貪黷勞士卒爾尚體予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
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
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拮克漁獵吾民或阿
諛從史徒務容悅庸庸之徒三補於黜陟之明賞罰
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敬守

○辛巳諭兵部尚書李度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畜與民同其利民有卽國家之有漢文景時閭閻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成殖馬自蕃息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於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且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結駒一匹著爲令詔書行之

○癸未以南郊嘗戒畢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乎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耆

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祇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公
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明命仁植斯民庶幾克
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登豐稔使斯民蒙福以昭我君
臣共事之美欽哉

丙戌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大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
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
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皇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
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皆宜知之遂命
刊印 上親製序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
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甚神惟天

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
皆有惕厲修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綸明於天人之際
審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此股
肱大臣與國同體欣戚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
夫吉凶之幾亦庶幾其變理之助云

二月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及宣府總
兵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朝廷所
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
揮秦達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黑寧驛劫掠未審
是何部落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韃靼欲來

賣馬又哈密近遣人進硫磺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
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大
同宜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朔軍馬晝夜嚴
隄備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
仍勅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 皇
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大經大法進說
其別書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三月丁丑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

羣臣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務之繁始
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
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
也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
朕一時不能察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
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
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
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
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

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
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德其嘉謀嘉猷
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
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
與之義弋謙仍朝叅知故

○丁亥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
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
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
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若加人宮刑朕尤惡之蓋宮刑下成刑一等耳尤須

嚴切禁止

○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自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聖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譁況今所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己丑詔天下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庶率不怠日夕思念人命甚

重哀矜廢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
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
輕重咸適厥中領執法之吏不能肯平有虛飾其情
傳致成罪而比附謬妄尤甚在人朕深憫之夫五刑
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
有犯成罪律該凌剝者依律科決其餘成罪止於斬
絞法司竝勿傳會昧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
於嫉惡律外用藉沒及凌剝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
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
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縱肆暴

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
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固有父子
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
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
坐本身毋一累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
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摺拾誣爲誹謗法吏深
刻鍛煉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
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
天愛人務從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
違者必罰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四月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
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
所過民情河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
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
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
民窮誠出於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不可遲疑有司
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
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

遣使齋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
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汝亦
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惟民寧過厚爲天下主
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丙午賜 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於
天倫最重其親愛天下莫加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
壽康蓋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以長保富貴壽康之
道以期之者聖人之心也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
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
育提調朝夕膝下誠以爾爲遠大之器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警諸地之化質易名言迺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天顏穆清願爾謂朕曰古之今主於盤盂劍几皆有銘用日誓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爲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皇考賓天朕已承遺命正大統冊爾爲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與正爲德之本謹遵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體用一

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而於君子者之施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發哉故以中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恩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

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莫此爲要爾懋敬之其篤
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
孫 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
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
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
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
軍三日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
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
外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

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非爲定制俟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豈可盡信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助親軍守衛

○丁未右副都御史弋謙等陛辭勅諭謙曰往年採木者必先虛奏數目及當起軍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厲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

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彼路前非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卽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只從實起運儻或不遵朕命仍前傍人採補者卽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之弊乞加慎選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當理其卽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以十分論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寒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摧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寒忠貞印一枚賜卿川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予於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懋永終是圖欽哉

○勅少傅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
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
侍左右贊助理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惟難朕
恒以爲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
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猷入告于內期
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
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
孫孫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
孫亦孫是知卿獨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

小世無穀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舉欽哉

○犧牲所市買悉照時價 上曰能愛人命方可以事
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
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
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
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
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
足則就有司贖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
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四

臣朱國禎輯

宣宗章皇帝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庚戌卽皇帝位

○乙卯少師史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卽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狡詐難聽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姦事發治之未晚

○無爲州奏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倉儲正爲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爲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災

傷百姓可無饑窘此 皇祖良法美意卿宜徧行天
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中虛文

○衡州蠻民潘康生等相讐殺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
尚書李慶請正罪 上曰蠻民相讐殺乃其習俗既
能首服又經赦原便可寬貸若復追論往愆則沮自
新之路非所以廣德意也其放遣復業若再為非必
寘重法更以此諭之使知改過

○浙江叅議王和衷景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坐贓遇
赦吏部奏擬復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
飲盜泉蓋惡其名三人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

罷為民

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銘奏民艱食先借糧賑濟候
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
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
實賑濟夫特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
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七月辛未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比觀
卿等所言 天壽山營造工匠月支糧賜旅軍所給
比工匠差減勤勞既同而糧賞不一何以協人心孔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軍其一例給之

戊子章丘縣訓導張居傑考滿當陞學正乞留上
命以爲給事中因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前代命官內
外吏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一爲教官卽老於學較
有志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自今用人不得執一
以有內重外輕之患

辛卯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
哈祿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馭夷狄來
不拒去不迫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
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川兵宜審況虜多詐
未可輕忽但整擣部伍謹慎思備其來與不來不足

計也

○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府等建言驛站養馬等事
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上曰聖人不棄務
堯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
議果有可採者即與施行

○丁未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
察在外等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
考察之官少能着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
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及致

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說或貪賤賄低首
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謂如此不當
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
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戊申行在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
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上謂寒義等曰

先皇帝欲學者皆爲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
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
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
小母使滄滯

○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鞬官千戶也先不花言
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爲哈密忠義王所拘今
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豈
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遣彼
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人之道令歸言於忠義王遣
之再來

甲寅典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鈔法等八事 上欲

用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
爲廣信知府坐事戍典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

呂輩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

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為訓導

乙丑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龔義等曰天下之治必

賴賢才古之大臣皆以進賢為首務卿等今居此任
必需為朕擇才若官得其人則民自安政自舉卿等
豈不流覽後世昨視在外考績方面一處有去一二
人或三四人者至於府州縣尤多或一州一縣全不
稱職者如此用人豈得民安政舉今後除按方面官
及府州縣正官皆須慎擇其人以稱朕委任

○八月壬申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卒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

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爲官而貧可嘉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皆倣此例

○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寺卿胡榮等巡撫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爲生民上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爲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望望茂其命榮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其所

○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請如舊例推選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學校若無明師訓誨何以望其成才監生選除固是舊例須令祭酒司業及諸學官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

○九月都察院奏廣西故都督揮葛森妾許氏告總兵官鎮遠侯顧璘祖不法事請逮治之上曰大臣總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爲如此法亦難容但朝廷當存大體豈可輒信一婦人言而罪邊將姑令自陳其實

○壬子石匠方真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真與次昆今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人

還鄉侍養通政使司以聞 上顧工部曰此於天理
人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乎其卽令一人侍母終身
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 上曰國家設
科取士爲致治之本其冒貢非_レ蓋是有司之過人
既苟得遂啓倖心今解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
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
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冒濫

○十月命閩顏爲教授教魏國公徐顯宗 上謂吏部
尚書蹇義曰勳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勳

成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蔑棄禮法往往慕前人之業故特選儒者教之中山王開國元勳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 困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俾知仁義忠孝之道

○甲戌行在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府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法會赦免吏告譽受賄事亦在赦前譽當免 問 上曰此當問非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別白者 姦吏告訐未可輒信如所告實則譽不可復用虛卽 當治其挾私妄告之罪以爲小人戒

○辛巳金壇民有相告訐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傷人

都察院以謀反論 上曰民固當死但以經赦推其
情則初因相告訐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刃拒
抗懸而得不復反顧殺之則可矜宥之則廢法姑全
其生悉發戍邊衛

○戊子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指
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
橫鮮不致敗如薄昭亦不免甘斌豪橫多矣強奪
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
之量不寬於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
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押赴漳州

○十二月癸酉陝西行都司送官驢二百七十至京
者三十五有司奏請罪之仍追驢償官 上曰一驢
直數馬豈士卒所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其間
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

○壬午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民武鳳訴父送稅絹遭劫
家貧不能償乞姑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曰民被
盜非得已縣吏不思捕盜惟酷刑責償子不忍其父
之苦來訴情凡可矜卹即移文令有司免其償急捕盜
正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比

鎮遠侯左廣西蠻賊單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者朕思蠻寇劫掠若所在官軍制馭嚴審亦可無患致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今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未爲晚遂勅鎮遠侯顧興祖遣人撫諭

巴西都督韓信奏守衛西華門千戶路旺私擅下直請執付法可治之上曰昔皇祖憫恤守衛官軍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自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暫歸誠有罪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

恤者姑宥之

辛亥大理卿胡燏執松江土豪虐民者至京上以
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爲天下主惟
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治田有
蝗蝻則嘉穀不成今此輩皆爲民蠹然更須詳審或
情有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罪則民服
惟務至公勿有偏徇

癸丑上與侍臣論致理之道上曰民爲國本閭
里小民或陷於饑寒或因於征徭或爲豪強所抑豈
能逢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至失所侍

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可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
帝王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以此也然以
人觀之九載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弊多
矣今在外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
不律者卽糾舉之最爲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爲急務
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
守令賢否有不待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
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當
否爲功績

○甲寅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秦川往湖廣督賦受賊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司農田延年貪求賂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爲重財賄爲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泥賊物法當入官於已何益 太祖皇帝嘗言守體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忘爲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爲戒

二月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

來各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糧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鄉等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辛未山西巡按張政言逃民近奉詔旨復業適負稅糧悉爲蠲免今戶部仍發前負則民又逃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適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累年適負民何以堪其卽下有司皆與蠲免

○庚辰司苑言種蔬上供當用葛楷三千束蘆葦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菜幾何

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額謂侍臣曰大禹惡衣
卑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勞
費百姓爲也

○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
一日不侍左右 謨偉略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
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遽爾上賓劬勞之慟直是終
天今 山陵有望霽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謂
至是 卓駕啓行丙戌至 天壽山 上遙望 二
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詣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

慟左右亦皆感泣

○癸巳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
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銀龍頭盞之屬 上
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
必難宜止之遂勅初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
惟以土物效誠而已初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三月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萬全右衛城在
德勝關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宜城堡 上
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
古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

民遠修保障此役止之

○先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言浙江等都司及大同寧夏宣府諸衛軍匠在京執役者乞皆取家室至京隸

錫衣衛

上不允以問工部尚書吳中

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洪

武中自國子生歷大寧

司經歷燕師取大寧中出

迎體自潔豐偉應封明暢

文皇悅之命守會州薊

州署北平布政司理周尋晉程歷給饌運贊城守並

功勞崇永樂初以功陞大理寺丞少卿以發奸慝陞

右都御史五年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命

取材於蜀還又命董稱北京八年北征也從兼督

餉十二年還京內懇歸十四年奉命起復仍命董宮

殿改別部十九年言事忤旨逮繫仁宗立加少保

仍刑部貽月改工部歷事三聖皆見信任車駕行

幸必從先後督造三陵英宗立重建三殿兩宮在

事勤勞致疾正統六年功成加少師七年卒年七十

送封在平信諡榮哀祭葬官子賢世錦衣百戶中

和易曰矣掌刑寬平恒躬視獄中除穢惡疏枉持時
安飲在丁部理默識非非有緒襟度豁然雖忤不

鼓或福

謝愛護僚屬恒庇其短先事蓄材以應

急

與作不及于民亦未嘗缺乏明於燭奸入

朝右盜鈔者挈之以奏邂逅有見必上聞不以出

位爲嫌宣德中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詳達所藏書詩

圖書尤多非親其考惟思讓其弟姻戚故舊厚待時

遇其乏懼內宣宗聞至扮戲以爲笑樂人皆傳之

等言軍伍當與兵部議至是兵部尚書張本等言信

奏取軍匠家室計其數凡二萬六千人總五百四十

二衛所而大同寧夏諸衛皆臨邊境爲匠者斲役其

一丁今若盡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已近十萬之數

士伍既缺人情疑駭其言不可行上曰朕固知其

不可彼以匠藝得官豈諳道理但知所管屬多則于

已有利豈知兵備乃國家重事不可減撤況比來營建已將停止何用勞擾如是已而復謂本曰昔魏文侯欲徙冀州戶十萬寔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常歎魏文帝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傲卿等自後凡不利軍民苟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丙辰行在禮部奏錦衣衛力士寧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得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充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丁巳龍江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絕俗吏妄言可聽乎

○辛酉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馮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具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遂爲交趾知縣所薦者亦不用

○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寢義夏原吉楊士

奇楊榮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
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有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
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伐之亦不祥也吾
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
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主毒害國人 太宗不得
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
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氏
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
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

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隱惻。故卽位之詔，施恩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太宗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於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陛

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明日士
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
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遽言耳

○癸酉行在吏部尚書塞義等奏請選官上從容諭
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
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
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
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
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
亦難矣況薦實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

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
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
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
於永世卿等勉之

○戊寅初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
爲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鑿歷代臣鑿至是書成
自爲序頒賜羣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
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
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共所得之吉凶類爲此書用示

法成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

○外戚事鑒序曰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
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繇內達外篤近舉遠致理之
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衆凡覆載之內皆
欲使安其生足其養厚其樂利于悠久矧夫至親近
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
爲善者蓋善具于心非有待於外惟所稟與習不同
而後有流于不善者焉古聖人爲世道生民之計設
爲之教使必繇于善爲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者
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已朕夙

嗣 祖宗大位爲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
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嘗謂引之于福者曷如開
之于道爲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于事爲有
徵也間采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舉其大略類別之
得七十九人曰外戚事鑒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刪
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蓋
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
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
體力行跡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奉守我
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戢國家有

博雅之美君臣相與共享富貴于無窮焉

歷代臣鑒序曰朕聞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名碩之士相與翼贊漸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臯陶伯儷伊傅周召之爲上百司洗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及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于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愛國如家後之爲臣非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所繇不古若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闕而畧聞

者雖去之于戴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
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扶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
聞其姓名尤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如是者可與共
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
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
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傳昭昭矣
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
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
大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以素定是或不能皆
然此臣鑒所錄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于是編擇其善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于國家有耀于後來而與古今賢臣同一不泯于無窮矣朕之所益羣臣如此為臣亦必有以助益于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

宗溫州平陽縣人洪武中監生

任北平令事建文元年授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有罪謀遣瑛安置廣西永樂六年任大理寺丞共庶元年陞卿官德

二年卒官

還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饑流徙

上聞諭兵部工部曰近數有言山東旱饑朕寢食不

寧大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
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
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
今兵部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
還衛一切買辦皆停罷

○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
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
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
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
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

事大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
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論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
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
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
當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莫不在民
命上格天心今天氣向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
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
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是情罪輕重而區別之
務存平恕毋致濫刻

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
羹液飲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剖肝此豈是孝若
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
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
所奏亦不允

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
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
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
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

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
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壬申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
自陳有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
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罪當調本對曰以市薪
不如價 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甲戌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泰否二卦
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
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以成
參贊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爲求否泰之端則

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壬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効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丙戌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戶部四十年矣今戶

口登耗如何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
國本充實卿亦將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

○七月辛丑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卿奏
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應天府選取五千
人被幼未諳事一旦令習技藝有如不能必加督責
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曲體此心
速止之

○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陳瓚

瓚字廷器東莞縣人幼聰
慧好學鄉薦入文學選佳

林表長嚴終約以身先之節督轄製鎮守猛悍不下
士奇敏汲加禮陞助教永樂初以十薦擢知許州甚
得民譽代遷改許州均徭賦特征欽禁奸嚴暴太
禮部上京察其政將陞川東請 闕乞暫加揚州知

州事

資

後遣還在源先後各九年陸

彪大者設方畧捕鯨之建言九事皆嘉內既召敗

本年委去正統元年陞南禮部左侍郎又五年老致

仕躋有德行文學所進於上有起狩頒平胡頌鏡

款鼓吹它著作甚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稿所臨

鄧邑岩籍川永陽羅浮成都等誌皆具存黃

蕭委之亂用其策城得不破卒年八十五至改南

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憲非所長是以

吏部請改用之上既命之顧尚書蹇義等曰命官

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廢

幾乎然為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亾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

官追捕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

切身不免逃入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猝備
況有在數千里外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
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
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無益也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閱試中武官 上諭曰

凡軍職在當精武藝亦當讀書知道理近來軍職子
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奕或
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
墮廢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
事既精忠孝兼備所以流芳百世爾曹當以此爲法

天以今日僥倖試中便日足也

○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蠲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
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
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
征調畏懼艱難卽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
亦無窮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
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爲立法固善凡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
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乙巳召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
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

之世夏徵舒弑陳靈公楚人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
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 太
宗初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
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爲朕
所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
斷自聖志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
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常令黃福專意求之
未晚也

○漢州綿竹縣民秦世以採捕爲業歲納麕皮初地荒
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田

默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丁未 上謂張本曰昨有四川千戶謂除廣東不欲趙官奏乞仍舊者朕不許古之忠臣惟上所使每有征伐奉命卽行今天下無虞調之廣東亦復何患乃欲徇私自便豈是忘身徇國之人朕以其無知姑容不問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庚戌 上語蹇義等曰詔書求賢不問已仕未仕近觀各處所舉亦有拔自民間者天下之大豈無遺才

皆當召至考其所學試其所能然後命之以官君子
小人各以類進但觀所舉之賢否則舉主之賢否可
知卿等切須詳慎務得真才勿容濫舉

○二月癸亥諭蹇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
年纔十二入學五閱月御史考退發來充吏朕再思
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
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
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
意妄行必黜不宥

○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

曰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
有民之休咎聽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
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
成憲歲之豐歛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三月己丑儒臣講孟子維婁章畢上曰伯夷大公
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
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
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
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俱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憮
愴以事神爲重以愛民爲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間
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敢享天之
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四月己巳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
發回原學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

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
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
惰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儆
耳宜令內外風憲官程督之考其勤情明示勸懲庶

戮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五月丙午 上親慮囚雜犯死罪皆減就徒徙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彼能因事改過卽爲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
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
蘓古帝王用刑真不可不慎

○六月乙亥直登聞鼓給事中以所受詞上聞 上因
諭曰朝廷慮刑獄有寃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
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
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

無忽孤策惟其所言卽時爲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
畢聞況給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倘無
或阿比以忝所任

○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劾責之曰朕欲
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
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爲國大臣當深識朕心勅至凡
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慎勿應故
事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
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

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彭運
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
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
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七月壬寅諭寔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為
學識爲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
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知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
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長短各當其
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
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

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人亦莫敢不服

○王子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因之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遂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

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八月庚申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爲民中亦有曾授誥勅封贈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厚風化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以理去官與見任同今後曾受誥勅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論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用 祖宗以來得人爲多比者各處考黜生員例應充吏有以患病

爲詞者告乞再試彼既耻於罷黜必悔過自新又或是學業垂成不甘中棄宜從所請然須令翰林院嚴切考試庶幾人心知警自然向學

○甲戌 上朝罷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當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十月丙辰諭蹇義等曰書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蓋天下未嘗無賢賢者亦皆願仕在乎人君
舉用之耳朕下詔求賢意亦誠切天下之大豈無若
伊尹傳說諸葛孔明者而皆不見舉比者一二大臣
有所舉薦或既受職卽以賄聞或以庸鄙曠位大臣
所舉如此朕何賴焉卿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尤當爲
朕留意衆能其官惟爾之能必使野無遺賢官無廢
事然後克副朕意

○己卯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佞
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

則險是以帝王暨詭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
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閒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
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亾朕常非之
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揮關忠同前安南國王陳頊
三世孫暲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上
覽表以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初定
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篡弒其主毒害國
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因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
乃郡縣其地我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歎數

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勸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羣臣皆曰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且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齎詔往交趾罷兵且詢高舉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十一月甲辰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生馬上諭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効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

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安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若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皇太子名且以璽書諭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右于爾今賜爾名為 夫和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

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宗廟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爲至大而上天之禘祫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永

○丁卯 上奉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卽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及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上則忻然從容

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皇太后喜動

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瓜果之物必先以奏皇太后皇太后或時召上雖有

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
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輿登萬壽山奉觴
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
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
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
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
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
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癸酉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
君臣爲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

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莫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
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
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
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
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
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然
蓋天生聖人爲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
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乙亥 上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
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

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其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闢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用否舜法有流宥金縶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桀川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

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巳卯 上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爲重事洪武中嘗選無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

以教子孫又題其後曰庶幾務之暇覽觀載籍究知
前代盛衰之跡上惟 禮宗創守之難下惟子孫永
遠之圖夙夜精思以爲此書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
任之至大莫大于天下朕將以大任付至親其可以
不重乎朕嗣承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
帝大位以奉 宗社御天下而德薄識鮮孜孜焉惟
三聖之大經大訓敬守而允蹈是書之旨蓋亦本于
三聖之心也雖二十五類其詞簡其義明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具矣誠能守而遵之繇此窺
聖賢之微奧將功用之成閔且遠矣其勗之哉然自

古便嬖替近慮人主親逢掖披典冊必設計壅遏之
以弊其蠱惑之術具有明鑿斯之不察或復蹈之則
雖有是編靡繇克紹矧古聖賢之經訓乎欽哉欽哉
永服無斁

○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同部例應辦事 上因問
其中亦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有一劉豹者
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
爲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
亦以前人之故朕於豹豈惜一官處之卽令復職
○二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
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煩勞特甚皆
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內相安無事矧
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
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
可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
良善詰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爲良有司朝廷於爲
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
不敢違

○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爲首務者 上

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
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
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幽
風以戒成土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太和周
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
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
民迨平末年亦知勸農休息至元成之間朝政固有
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
國過於夏商土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
之功大矣朕於斯事益寤食未嘗忘也

○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
六科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
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繇悉
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
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今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
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
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
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卽以聞庶幾有補
於治

○丙寅諭楊士奇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以曹叅爲說

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
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當時誦之以爲不
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宜守祖法爲輔相者固當
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
不忘率繇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
高祖立國、勿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
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授
獄市至爲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爲丞相御史
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耽於酒鬼然
不事者哉吾因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

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
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
亦叅之心也有不爲叅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
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
誼述三代非叅所能與也然國家用叅未至于病民
叅其可以輕請哉士奇等觀畢上問曰卿等以爲
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導之
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
奉而行之足以爲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
然可爲明鑒陛下所論非惟得叅之心實萬世繼

體圖治者所當取法

○癸未諭行在吏部曰唐堯用人猶曰試可乃已況於後世更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求者甚衆卿等未嘗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難矣今未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閏四月庚子廣東都司奏番禺縣有鉛沙縣民私取烹煉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上曰山澤之利民取之勿問冶不可遽開命巡按御史勘視至是御史何善奏發工匠取沙烹煉所得不償所費上謂夏

原吉日朕料鉛沙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澗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

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
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五月丙辰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榮奏嘉湖杭
三府稅糧浩煩府縣有治農官理辨糧稅宜增布政
司官一員以總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稅糧自是
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
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庚辰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醋酒相繼
敗或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發
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

以武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
和鬯二卣曰明禮詩既載清醑賚我思成以享祀神
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
燕臣下也酒醴雜醕酌以大斗醴酒有衍籩豆有趾
燕父母及朋友故舊皆其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
耽嗜於酒大者亾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
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
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彞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
孔子言不爲酒困禮有一獻可拜然則酒曷爲不可
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

成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六月丁未召三法司官謂曰近來在外有司多以犯
贓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輕身然其間亦有君子奉公
守法不徇私情奸宄之徒惡其不便於已裝飾誣之
法司昏懦不能辨理而自誣伏者亦有之矣凡一人
被汙陷子孫皆以爲辱卿等切須詳慎是是非非勿
有所枉

○戊申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
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起布衣與羣雄並驅將二
十年乃悉平僭亂奄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

之暇復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
書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
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
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
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臣以
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七月甲戌諭行在刑部侍郎施禮

禮東安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

副三十年陞河南參議以事奪職建文中起淮安府知府復生事戊邊永樂二年擢御史十一年陞大理右寺丞嘗行在大理寺事二十二年陞左少卿洪熙元年祭山西中鎮西海河濱等神宣德元年陞行在

刑部右侍郎卽五年有光祿厨役事陞刑部尚書正統六年改本部爲南京刑部七年致仕等曰京師人衆闕殿罵詈自是常事兵馬司擒獲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宜卽剖斷發遣今天氣炎熱豈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歿卽爲枉殺無辜卿等宜深存惻隱之心毋枉人命

○八月辛巳 上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來至高宗戶口大槩以對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繇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

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亾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丁酉 上將巡邊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進扈從官軍之數 上曰朕此行豈爲田獵但以國家雖安不可忘武況邊境之民每及秋則憂虜患若在我有備虜何能爲患朕爲民故特田獵閱武以飭邊備耳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將索虜巢穴未至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宜少俟諸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

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代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庚午 上巡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上覽表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之耳豈有意誅剿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用命朕何與力焉

○山東新城縣民董諒奏老人岳景賢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納稅糧乞治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 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

小民次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爲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小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諒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月乙酉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俱高年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曰卿等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

國善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職典繁劇憂勞待賢禮
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
可報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職名俸祿悉如舊

○庚寅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
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墮廢亂臣賊子
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
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
也侍臣對曰孔子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推尊孟子
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

無非爲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
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進菓茗

○十一月辛未 上召問侍臣曰國家恒欲人才足用
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對曰人
才出自學校學較與不患無人才人才衆多則官得
人矣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首秀民京師有學
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
下用之立法可爲備矣然 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
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
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

諸生之久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
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正古人所謂師嚴
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先是 上以兩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
察舉方面官廉公才幹者得邵兀等及江西叅議劉
中敷九人遣人召之 命行在吏部曰官宜慎簡不
可輕授明試以功此唐虞法若品秩相等卽實授
然只令試職觀其才猷然後授之於是玘皆實授餘
皆署事

○十二月乙未奏決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

御史同審覆論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致枉歿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屬之曰殺不辜者縱勉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